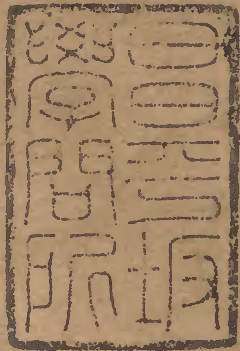


定纂
四書古今大全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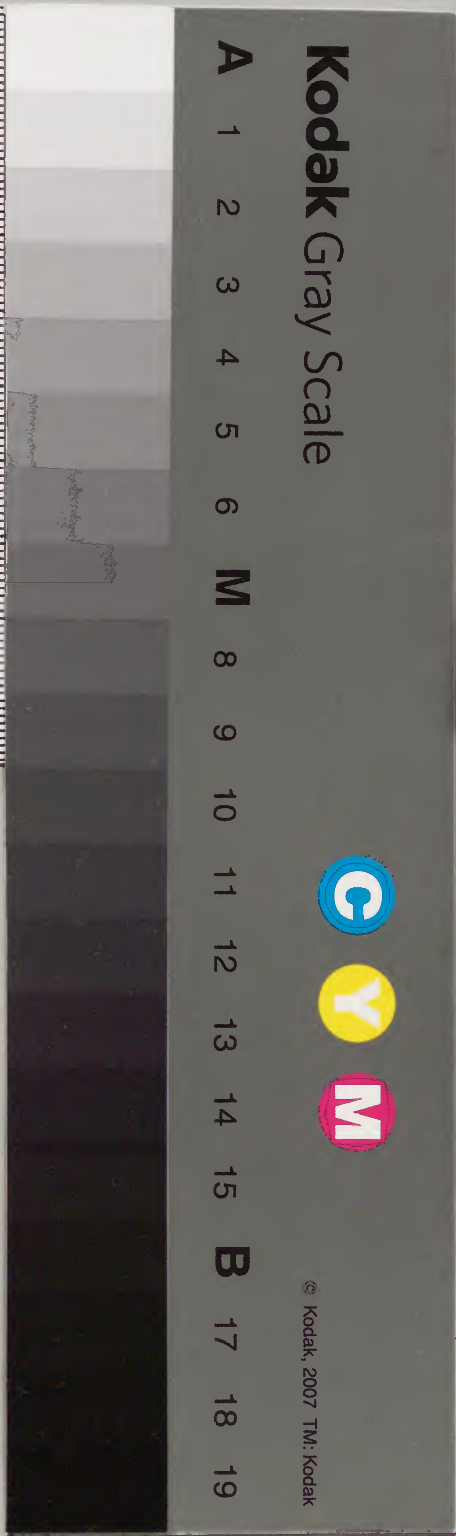
論語



漢書門類		八五	四九	號
四冊	三架	六五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七	函	八五	四九
一〇	架	六五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45
冊數	40(20)
函號	277 89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纂定古今大全下論卷十九

明 臨川 筆峒 徐奮鵬 纂定

子路篇第十三

先之勞之章

宋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

先之以弟勞是謂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

宋饒雙峰曰集註以先之為先其行勞之為勞其事是又分政

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末

農政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

宋張南軒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為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

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

宋蔡覺軒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

宋饒雙峰曰大凡事使人爲之則場身親爲之則憚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己之事所以易倦况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

明蔡虛齋曰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此爲政之所以必貴於先之勞之也不是爲之著其效

明林次崖曰先之勞之二者儘足何須益只是無倦便好了無倦是益之也○路之請益意在先之勞之之外夫子答以無倦意不出乎先之勞之之內

明張侗初曰曰先曰勞把百姓分內事全副精神獨力承當更有何事若說請益已自倦矣故只下一轉語

明周季侯曰先勞中有許多婉曲難盡去處正爲子路只一味任才使氣未免在條章約束上責人處過多而於自責處畧了故須從自身上做起○子路只看得先勞易了故請益無倦二字正破他易視之心非慮其中畫而言也

明李崆峒曰先勞不但在身上做工夫俱要根心裏說無倦亦只是常守其心非先勞之外又有所謂無倦也只是一意並無二層

明郭沫源曰上下文只一意非有兩層曰先必無一息後于民若一有倦心便非先矣曰勞必無一息逸于已若一有倦心便非勞矣必先勞始足以爲政必無倦始爲先勞
明吳無障曰不待政後要無倦當勇猛之時須自有節勿作倦之媒也若精神廢於前勢不得不倦于後

明李九我曰首舉先勞者非未完之旨也後云無倦者非以益先勞也乃明所以爲先勞也卽益也

明宗方城曰說先勞則無倦已在其中因子路請益故又拈出示之

明顧涇陽曰無倦二字夫子因其請益而始有益請益之心卽倦心也

明茅鹿門曰請益曰無倦夫子非是抑子路先勞之外原無下益者

先有司章

宋朱子曰凡爲政隨其小大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

宋饒雙峰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爲聰明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以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

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

明蔡虛齋曰宰兼衆職謂衆官職也失誤已在所矜况小過乎士庶中有才德者吾則舉之以爲有司三句平說○赦小過不依小註作有司說賢才是未用之賢才

明張侗初曰仲弓居敬行簡故夫子與他論政只是一簡如先有司赦小過何等簡要但舉所知而衆人畢舉何等不煩然却自己要個知處爲政要省事又要省心也

明董中峰曰看全章白文上面說舉賢才下面接說焉知賢才而舉之則全章主意只重在得人上當以舉賢意爲肯竅舉賢一事原非爲私只在以公心倡率之合併爲公其成天下之治意雖中有赦小過一句然曰赦小過則常人可以自勉亦歸于欲得賢也

明楊復所曰三者皆聖人天下爲公之心總攬之體寬恤之體明楊之體大臣體段當如是也天下惟庸人姦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已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輩出矣此言雖非本意殊有味○末節雖單釋舉賢才執簡御煩宰臣之體而先有司赦小過亦是此理

明羅一峰曰爲政怕煩瑣凡事俱責成於有司教他先去料理我後方可考其成功

明吳無障曰小過不赦則人無所舒展但小字看得活無心之

過雖大亦小有心之罪雖小亦大

明徐倣弦曰赦與宥不同宥則輕減之而已赦則直赦之而不問也

明陳國暉曰舉賢才還是舉而進之于朝朝廷之上有遺賢亦在位者羞也不限定舉作有司

明許穎陽曰先不但先任有司要躬先率作意自李氏失臣箴而有司之奉法脩職者寡須宰官以身先之令其效尤供職

明吳無障曰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是欲使天下賢才私盡知我盡舉也這心便狹小而私了夫天下賢才當與天下人

共知之共舉之我有知我自舉薦天下人有知亦等他自去舉薦把這件舉賢才的事我與天下渾合公同做去不問我

不問人要期於賢才之登用而已作此題目只要認定大公不私意發得透徹便是

明郭沫源曰仲弓若欲盡知一世之賢才則景矣夫子以舉所知于已付不知于人亦迂而不切仲弓慮賢才之難識夫子

教以慎于用人必真知方可舉所不知者人自不能舍不得槩以為知慕廣攬之名開倖進之門也

明郭沫源曰焉知賢才一問當下便引賢才為一體此真若已

有之其心好之之真心也夫子却告以舉爾所知者言你只自盡你心不憂人不能盡心正所以實其一體之視而破其

耳目之藩也舉所知中有多少難盡處只此處壅蔽悉開舉一人與舉千萬人同是這副心腸何憂不盡知耶仲弓之問喚不得小夫子亦不只教他與人公共教他自家盡心若一起手便把賢才看做公共的物舉賢力量必不完全反爲人開一推干門戶矣

明馮具區曰爾自舉爾所知人各舉人所知何煩搜尋人所不知爾舉之爾所不知人舉之決無遺漏俱要與焉知而舉相應說

明湛甘泉曰人其舍諸非謂薦之于我也卽人引人得之意

附覽新奇說

宋陳新安曰黃氏饒氏云先有司一句是總腦赦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宰家臣之長其爲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爲先旣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爲李氏宰而已范氏以爲舉在位之賢才蘓氏以爲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進之上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者克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模濶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

宋仁山金氏曰先有司先平聲謂凡衆事且任有司爲之於前

也二章相連而二字不同于路以勇臨事夫子恐其易於責人故勉其自己率先之則先當作去聲仲弓以敬治煩夫子恐其失於叢委故勉其使人先爲之則先當作平聲
明李滄溟曰小過不赦卽有司且避罪不暇何況其他

章旨

明丘毛伯曰從來人都說此章書以持大體作骨愚看來體字亦非此章之骨全章總是一箇公心人若存一私心必功惡其不出于己豈能先有司未免有慘刻心豈能赦小過未免有忌嫉心豈能舉賢以下節更舉爾一句不是最公平心必不能知亦不能舉

必也正名章

宋陳新安曰蒯賸乃輒之父也蒯賸欲入君衛而輒拒父是不父其父父廟曰禰輒繼靈公是禰其祖

宋齊氏曰祖非禰也而禰之父非雙也而雙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

宋馮厚齋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爲輒也

宋陳新安曰集註於正名名不正凡三以實字言前云名實紊此云名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其實則名正名實紊則名不正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名最緊

切

宋朱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

宋輔慶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不成則墮壞乖六禮而待有禮樂哉禮樂不興則凡施於政事者無非私意才一倒行逆施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理也

宋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矣乎手足乎

宋陳新安曰名指名之言實指可行言謂行事之實也一事苟謂言之苟其餘皆苟謂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也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是反說名之必可言照應前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照應前面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是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於言苟且即是名不正言不順其餘必無往而不苟且矣○衛世子蒯瞶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左傳哀公十四年衛侯爲

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
豬盍歸吾艾豨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
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
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
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
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左傳哀公二年初衛
侯游於郊于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
稷君其改圖衛靈公卒夫子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
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
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問胡氏說使孔子
得政則是出公用之卽謀逐之此豈近於人情忘夫子果仕
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爲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
議也朱子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可測
度者

明蔡虛齋曰必也正名乎此一句非惟見衛君之名不正亦以
見孔子之仕衛不成矣非但答其子將奚先之問亦示以不
肯仕衛之意也當時若仕於輒又如何廢了輒而請命立公
子郢乎旣要廢他又如何仕他若要先勸他如此區處亦不
成仕也所以知其不仕衛仕衛則食輒之祿爲非義矣出曰
夫子不爲也不旣彰彰乎

明林次崖曰實是父乃不父之實是祖乃父之此名不當其實也名不當其實則不正矣言不順事不成都是從此上來父便是父祖便是祖說父是我讐祖是我父於理通乎說出來既不順依這等去做把父做讐把祖做父而考其實則父原不是你讐祖原不是你父其實都不是故曰無以考其實○事不成不是事不成就設若事成就也不成箇事體猶今云不成物耳如此則禮樂不與方說得去若事不成就便不消說禮樂不與蓋既曰無序不和便是成箇事了但無序不和耳

明張侗初曰聖人以正名救衛亂如孟子以不嗜殺人一天下都是窮其病之所始而藥之藥到病除聖賢初非誑語

明吳無障曰凡人無故發問必先有一段主意橫於胸中蓋欲探夫子肯仕衛與否也當時從以拒父難道子路道他是他平日識見真以為沒要緊雖仕衛無妨一見夫子說正名便知暗指公輒時輒已立十二年矣故直視為迂此是他真心發見處夫子名不正以下深著其緊要以反迂字之意

明郭洙源曰聖人重正名在無所苟三字討意無所苟要刺人心說人一有自利之心便不顧名義而苟且圖一時之計衛君只是一點苟且得國之心故父子祖孫之名俱不顧恤夫子以正名為先是欲去其苟且之心也玩必也語意是難詞

夫子謂衛之政不可爲如欲爲政則必正名而後可隱然不肯仕衛之意也其不肯仕衛者何也衛君無待子爲政之實耳若果實用孔子說者謂其廢輒而立蒯瞶又謂其告天子方伯而立郢天下焉有待我爲政而可廢之者此宋儒之迂也若此則是正其實而非正其名矣

明周季侯曰子路意以輒承祖命而立於理上原說得去於名亦不甚不正故以子爲迂奚其正者言胡不以濟時行道爲急而乃欲理會到此也子路看得名是虛的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任他緊切除却正名別無濟時行道禮樂刑罰皆政之極大處子路謂爲政不必正名故夫子全謂正名有

關於爲政看他一步緊一步說向爲政上去見得正名緊關全要發此意

明王弼州曰夫子爲政只是要于祖孫父子之名各按其分既苟且得國稱名却苟且不得必使父還爲父祖還爲祖迎蒯瞶歸養如上皇之禮則綱常倫理燦然復明禮樂刑政有何不舉故不曰于其名無所苟而曰于其言無所苟則正名之旨昭昭矣或曰何以知夫子不廢衛君曰于待季桓子知之桓子僭亂無君臣禮夫子尚爲之用衛君無父子禮若待子爲政夫子豈廢之哉然衛君實不能用徒使正名之論竟成空談是可慨也

明陳如岡曰子將奚先之問連子路亦知衛輒名之不正亦知名之當正蓋蒯賸出亡雖不可以父靈公而未始不可以子公輒出公守國雖念國人之無君何不念已之有父行者欲滅父于死居者欲拒父于生子實有父而親爲讐祖實有子而孫爲代名分如此子路豈不知其當正但要正名必竟衛輒不得君子此處難處置子路正要夫子于正名之外別有作用故夫子一說個正名子路便以爲迂便以爲奚其正明王觀濤曰名不正節是反言名之不可不正故君子節是正言名之當正一反一正無兩意名不正三字是一頭腦只是名不正了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一齊都到無漸次特節節推出耳

明丘毛伯曰須知名一不正下五者之弊便一齊都到非有先後次序雖逐句相因說去而逐句又要在名不正上說出方中窾名是名色以祖爲父以父爲讐是名不正也言是稱呼所以命此名者不順如云稱之有遁詞當之者有愧色也事是相臨相接之際所以履此名者不成是將父做讐將祖做父豈成箇事體禮樂所以節文此名者事旣不成則倫理之間顛倒無序而禮不興乖戾不和而樂不興刑罰所以整齊此名者禮樂不興則慶賞刑威無一中節刑罰不中則民疑惑眩瞽欲爲惡而惡不可爲欲爲善而善又不免如何措其

手足名不正之流弊如此

明王守溪曰禮非儀章之謂也事得其序如君臣父子之間各有條理不顛倒錯亂便是禮也樂非音節之謂也如君臣父子之間相與和樂不乖忤便是樂也事既不成或顛倒錯亂而無叙謬戾乖爭而不和禮樂從何處而敷施故說不與言禮樂自此廢弛也

明申瑤泉曰興禮樂非制禮作樂之謂只是那和序之理運行敷施于百凡事體之間便是興禮樂不興要在事不成內說出禮者序也序者事之序也事既不成何處着箇序樂者和也和者事之和也事既不成何處着個和禮樂且無安頓湊泊處何由而興故曰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無一得當雖莫大於刑罰舉皆不中矣刑罰是禮樂中一事特舉其尤大者耳此二句出題先把禮樂二字為主說得重下文便得勢

明李九我曰禮樂刑罰皆由名分而起如喚作父則行父子之禮喚作祖則行祖孫之禮犯禮者有刑刑準乎禮者也如今犯父與犯祖罪不同科苟名色不正至論刑之際欲從犯父律乎欲從犯祖律乎執有罪之子而以孫罪當之出入輕重俱失其平而民疑惑眩瞀何所措手足

明王荆石曰言事禮樂刑罰諸家俱以父子祖孫言只借來做

一話頭仍宜寬說

明姚承菴曰故君子節只一氣說下總見慎重之意就中看出緊要只在正名

明王觀濤曰前是反言名之不可不正此是正言名之當正無兩意

明吳無障曰必其可言者斯名之正其慎於名也就指名之時說必其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于言也就指言之時說若說使其後可言可行則于正名不緊切矣

明董思白曰名可言言可行是斷然折不開的湏一股說方於言無所苟不煩饒舌

明湯霍林曰故君子二句只承上起下之詞不重語意只歸結在言無所苟上蓋言所以稱此名也。有此名必有此稱名一不正則明知其不可言而不免要出之口是即苟且言之矣。本文所字正指名而言謂名正而言自無所苟也。言既不苟則事必順而禮樂刑政皆不苟而已矣。三字正收拾一篇之意。

明郭洙源曰末節承上一氣說下而必字正應必也之義君子于名必思所爲可言于言必計所爲可行則于此稱名之言豈容苟且乎哉以言字當名字以無所苟當正字而已矣三字極緊見正名外無爲政也

明季子名曰不曰於其名無所苟曰於其言無所苟者何也名必見諸言言無所苟始謂之正名也

明陶石簣曰說箇名必可言言必可行正名意已明白痛快了又必曰無所苟者承上文而申致其意且欲以而已矣三字應轉上文言只一無所苟而禮樂刑罰皆以類舉更無餘事矣蓋子路說得正名十分輕孔子說得正名十分重惟說得十分重始見其非迂耳正名非迂則仕衛爲非而夫子所以規子路之仕衛者亦寓矣

正名考

按禮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賈太傅新書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燭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陞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縣下晉文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

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孫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戴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與之邑

案此皆正名事

請學稼章

宋陳新安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闢之已婉拒之此小人是以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

或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事何聖人亦斥樊遲陳潛室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宋陳慶源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

宋饒雙峰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爲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

明林次崖曰貧而爲農圃之事亦未爲過若遲之志豈亦有爲許行之說者而慕之與故夫子以大人事故告之

明蔡虛齋曰四方之民不可說營東邠西越南翼北只是大槩

說與天下歸仁同類自上好禮至焉用稼都是吾不如老農
句內之意總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意了

明陸蔡曰曰樊遲此問或其意在不仕然夫子亦不是沮溺輩
人

明郭洙源曰樊遲總來是要夫子不用世的意思卽由之喜浮
海意夫子小他處只說他胸中窄小不以天下爲己任的意
卽所謂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觀下文上字可見夫子全
是要用世意

明陳白沙曰樊遲見夫子志在四方終不得民而治不如遯世
爲高所謂不得於朝則畎畝意也不知聖人心存天下安肯
甘農圃以沒世故兩拒之下言吾儒之學自有經濟天下的
大道理正是達而在上的事業只以大人之事壓倒小人故
曰焉用稼

明顧隣初曰聖人之學有本有末本端末自舉便是游藝若不
求志于隱居專心稼圃與樂道畎畝而游心小物者不同故
曰小人若謂聖人鄙薄稼圃則不知聖學矣

明王弼州曰老農老圃分明見得不是君子之所托業其悟樊
遲者至矣然樊遲胸中畢竟有個癖在故又特爲點出小人
兩字以破其學問種子下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
透徹時文只講上下感應話頭顧奴失卽矣

明湯海若曰兩不如非不及之也見吾所學自有在不似老農
老圃之所業也小人正與在上之大人不同此小人不是志
趣之卑只是謂一人一夫之事無與天下國家之事也

明張洪陽曰敬卽是禮服卽是義情卽是信非兩樣心也敬非
敬上規矩中自神竦同是不弛之心豈有上恪而民報之慢
者服非服上時措中自神合同是不私之心豈有上公而民
肆之議者用情非用于上真懇中自神聯同是不二之心豈
有上真而民應以僞者

明袁玉蟠曰聖學以經世為主故大學明德以及新民禮義信
正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乃學之大也三好字心上有多少工
夫只重發禮字信字好字而莫敢意自見君子經綸宇宙乃
以身滿其分量小人終身隴畝不過自畢其生平此禮義信
之當學非是說欲感動天下而見其當學也

明錢蕪山曰本身不能自處以敬民安得敬他自家做事有不
得其宜如何得他心服上邊人已不自信實小民那肯輸情
俱要有一段真心去感孚之須着重三好字上

明郭洙源曰三者高人一等事故曰上三不敢正好之真切處
只重好禮好義好信民應處不甚重此是論理不論窮達皆
所當務但論其感應之必然有如是耳

明李九我曰敬服用情卽民心之禮義信也此豈儀文度數法

制禁令簿書期會上討得來的須真好始得舊以上民字指近民下四方之民指遠民看莫敢不三字已包遠近在

明焦漪園曰四方之民至必曰襁負其子者見得無大無小皆至也民而皆至自有為之稼圃者上之人非惟不屑為而亦不用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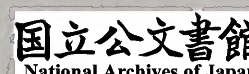
明耿楚侗曰人心襁負即莫敢不意正是敬服用情處可見君子自有合四海為一身者止不必如小人之學稼也焉用稼不必說代耕有人只我自存大道可用以收拾民心稼圃自不用為矣

農圃考

按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木鄭註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賈疏此圃即載師所云場圃在園地謂在田畔樹菜蔬果蕪者故云毓草木也應劭曰木曰果草曰蕪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蕪臣瓚曰木上曰果地上曰蕪○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誦詩三百章

宋饒雙峰曰詩本人情人情有奸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之于心施之于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



言詞多宛曲諷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辭最難才
委靡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真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
國若能善其辭命婉直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
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尚辭令故夫子併
指此爲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始不能答則
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
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時有得則自然有此
效驗以訓用爲字只助語辭

或問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
耶黃勉齋曰亦視其所以讀者何如耳爲人耶爲已耶誦說
耶踐行耶鹵莽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
於心浹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
患哉

明蔡虛齋曰不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或行
之而裁處不當非謂不曉知而已就行上說○使有正有介
正使不能對則衆介助之專對是能不用衆介之助也

明湛其泉曰人開口說窮經將以致用使不爲致用遂不窮經
乎當知窮經者當求經于心不當求經于經心有真得片語
可妙經綸心無真得全經皆爲故紙非詩之無用心之不能
用也不達無通變宜民之智不專無獨擅應對之長如伯玉

之使可謂專對矣

明郭洙源曰此不是窮詩之貴于致用分明是夫子重心學不
要口學着題中最不好是箇誦字誦是隨口誦過無心得體
驗工夫達達權也卽此通彼之意不是不通曉也專對特立
也獨見獨裁之意不是待介紹協贊也此意要認雖多句深
言徒誦之不可不是說雖多亦何用也

明程篁墩曰達與專對非是誦詩時便要思量如此誦詩而有
得則左右逢源自無所不可

明唐荆川曰不達就行上說謂其不能隨方而措置也非特不
通曉而已

明方文伯曰不能專對必待介紹協贊不能自家以理析
亦不說到強取禍乘取辱上

其身正章

宋張南軒曰從違之本不繫於令繫於所以示之何如耳

宋饒雙峰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
訟

明王宇泰曰上欲使令行禁止全靠自家一身做標準初不在
禁令上王事聖嘗爲余言做官衙門前滿壁貼告示決然是
不會做官的書之爲徒令者之警

明王荆石曰行者是彼由我而行有感化之意從者是要他來

從我有勉強之迹

明瞿昆湖曰此章以身字為主一氣串看令皆是使民爲善之令但民之從違則在于身而不在于令也

魯衛之政章

宋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 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明蔡虛齋曰兄弟言其相類也若相爲伯仲便是不相爲上下意又略轉些

明王麟洲曰昔伯禽三年報政猶不欲與尊賢尚功之齊同其治于始乃與桑間濮上之衛同其亂于終故夫子嘆之然語意渾厚作者不可傷妄認一政字

明薛方山曰魯國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全是痛傷宗國之意不可把魯與衛平看

明郭洙源曰此乃思周之意周公康叔原爲友邦以夾輔王室其遺風猶在今安能一反其初哉深欲振起之變之至道若徒嘆其衰亂亦何益

明姚承菴曰魯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正好是兄弟語意要渾然不露

附覽新奇說

明楊升菴曰此以魯衛之初政言也魯祖周公衛祖康叔本兄弟之國康叔純宗周公之獎王室而遵其禮樂以治衛三監之叛又與周公共討之故其政亦兄弟之政也今皆失其初矣故夫子傷之而有是言

善居室章

宋陳新安曰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曾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

宋陳長樂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也

明蔡虛齋曰三有字言家中百爾器物用度之類非指所居之室言善居室言善為家也始有即合也少有即完也富有即美也

明周季侯曰只看子荆三個苟字心中有多少譬喻多少斟酌在今人只一味向前故無滿足之日若能回頭一轉當下便已滿足世界缺陷全是自心缺陷人於世味上苟且一分于正經處便能整齊一分故苟之一字在世情上極用得着八明蘇石水曰要認本文重在居字苟字上居是定而安之之義

乃居易俟命之居始有曰苟合是居于始有不妄意有少有
至少有曰苟合又居于少有不妄意有富有至富有而安之
安于始少之時蓋惟苟所以能居惟居所以為善

明瞿昆湖曰始有處就是合不可說未合但他人處此不自知
其合而不以為合公子荆便說我已合了是于見前看得極
足再沒分外願慕意曰完曰美亦然

明陶石簣曰善居室乃善居心處三曰字是形容他的口氣三
苟字是自安之心三矣字是自止之心苟如今俗語將就胡
亂也罷矣者無復過望之意非胸中識得破見得淡安能如
此昔人云如要了時何日了若肯休時便好休最可味

明吳無障曰看公子荆居室意思恬淡志趣安閑頗有隨寓皆
安的興味此聖人所深與也故特稱之須知聖人非取他這
段居室之能取他這段居室的心神意念要認

明李衷一曰公子荆之富自是其本分應有的假如欲厭而逃
之如陳仲子矯節甘貧却又未善知足一念只淺淺在居室
上說了凡謂公子荆胸中泰然是入道之本其美于荆覺過
明楊復所曰夫子稱他善居室亦只是世情上窺得破非真有
見於道也當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拈出言之

公子荆考

按左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
即南公叔發
即公叔文

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衛侯在平壽聞齊豹之亂乘驅自闕門入慶北御公公南楚駟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騶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衛地名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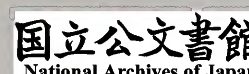
子適衛章

宋饒雙峰曰田里是富之之原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歛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兩事相因皆不可廢

宋張南軒曰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

宋陳新安曰庶而不富則民雖繁其生而不厚其生富而不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以養其生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正此帝王作之君師之事也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况富而教之者乎

明蔡虛齋曰僕執轡在手也夫子入其境見人民生聚之衆因



嘆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道以加之曰庶而不富則民生雖衆而無以遂其生必也有以富之冉有曰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曰富而不教則民生雖厚而德不正未免近於禽獸矣故必有以教之

明張侗初曰庶而富富而教萬古經綸只在車上答問

明陶石簣曰庶矣哉三字夫子卽不言富教而無窮情事已盡備于中因冉有之問而發之耳兩加字非加于富教之上謂加澤于庶民也重在王者心裏有一段經綸發出來增加于民意想夫子出口時真是經綸滿宇宙惜乎君師天下大略徒爲車中議論也制田里立學校是國之初政教當如九職九職以阜萬民是也教如六德六行以範兆民是也

明郭洙源曰衛是康叔作新之衛聖賢到此俱不能無所感一問一答皆有文武莫麗陳教之思故冉子問何加曰加者謂加于目前衛政廓增而大之意也

明陳如岡曰夫子答富教而不靳蘇目前之窮困與章程之徒設云耳富必加三十年爲通凶荒訖無菜色教如建極錫極詠歌會歸乃可暢加義矣

明李滄溟曰此聖人仁天下之心特因衛而發不粘着衛民上富教二字總是保其庶只不去浚削他元氣縱壞他本心卽所以加之也

明董思白曰能富則庶之民幸可以相生徒富則庶之民尚難以相愛故富之未已而又須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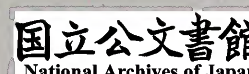
明陳國祿曰要看兩之字民庶則用濫用濫則困庶不可保故加在富富則思淫淫則亂庶亦不可保故加在教要看兩加字聖賢為民之心有加無已不必實講富教語夫子只說富教不曾說如何去富如何去教

明黃貞父曰須要體貼所謂加者非以我益民之謂與之以自然之利啟之以固有之良不過以民益民也教雖加于富之後却根庶來並重庶說

明姚承菴曰民是根本富教是灌溉培養令其長育成材有此根本不加灌溉培養而任其凋零惡在其為民父母師保也

衛考 古朝歌地今河南淇縣

按前漢書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和河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
○案衛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米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軍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為衛伯分以大路靖茂旃旌大呂之樂而封于商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魯



隱公卽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麇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爲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爲庶人

僕考

禮記疏曰僕卽御車者也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大夫士也

苟有用我章

宋朱子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見好不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方可有成也

宋張南軒日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卽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克之而已矣

宋葉少蘊曰所謂用我者非常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爲司寇粥羔豚弗飾饋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

明蔡虛齋曰苟有用我者委國而授之以正也只消一年十二月興衰而起廢革故而鼎新大綱小紀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便是爲東周乎所謂至於道也

明林次崖曰可者僅辭或曰紀綱粗布者非也紀綱布方是僅可不是紀綱僅可紀綱不外乎教養之具有成是以此爲治

而其功成也近之則期月已可遠之則三年有成當時無賢君使聖人君國濟世之抱負徒托諸空言惜哉

明周季侯曰當時沮溺丈人輩看得天下滔滔必無可轉故寧其身棄置不用此雖是他高尚幽憤却亦是他手段不濟譬如如有負危病者中醫望之却走有良醫者獨自坐定與他下方約定他幾時能飲幾時能起幾時全然無恙全是其術高也夫子此言實實見得當世時局儘可挽回故斟酌于朞月三年之間定個程期此雖其技癢之言然非只以此解當年累世之嘲也夫子意重三年句

明郭洙源曰非聖人自擬用世之效乃望世之終其用之意可者卽有成之機成者卽底可之績重有成說不得說如何可如何成聖人作用非後人能憶度但其自信得過至一時必有一時之效耳想他說特如指諸掌夫子云朞月三年孟子云五年七年之類聖賢用世真實步步皆有成算毫髮不差明顧隣初曰苟當訓誠謂誠于用也夫子亦嘗司寇攝相于魯而不成東周者以用之者之不誠也蓋當時君臣大都視夫子爲迂濶腐儒不樂于用卽用之而未必推心久任故曰苟有用我期月有期月之效三年有三年之效予豈迂濶無當者耶此分明是聖人自負之言志存于經世與如有用我吾其爲東周同意不是歎人不能用已也

明吳無障曰期月如何可三年如何有成如醫人用藥計時取效中間必有方畧手段○此是聖人實落手段要實實還他施為次第不可泛然誇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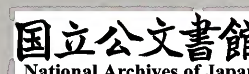
明湯海若曰人方謂夫子經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學而夫子則試之即有定效此分明是自負其致治之易不是施為次第的說話亦不是慨人莫用我聖人雖無治求可之心而期月有期月之功雖無功求成之心而三年有三年之功

明柯賓明曰聖人為所云可者不但是紀綱布也乃是此中精神與民感孚令民大有鼓舞向化之意此特對有成言故曰可若有成則化行俗美治定功成非特向化且真化矣此所謂至于道也用字重看必委國授政極其委任方是用方做得事

善人為邦章

或問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朱子曰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聖人事善人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亦能使人興於善不陷刑辟

宋饒雙峰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



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善人力量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

明丘月林曰上一句述古語善行薰陶意須到末句發之不然把誠哉是言便淡了

明蔡虛齋曰百年祖父子孫相繼也勝殘去殺相連說勝者盡也若為惡者都消化漸盡了一般

明郭洙源曰此夫子見世人以殺止殘不知以善消殘故思善人久道之化非不足之詞誠哉是言乃夫子致思善人之心不是信古語

明周季侯曰細看書中意猶云得見善人者斯可也時至春秋專尚殘酷一片俱是殺業世界夫子慘然有病于心故慨然遐想古人之言謂不必聖王制世便得善人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一字一滴淚也誠哉一句全要體貼此意說得懇惻若只着贊嘆口氣恐猶未盡

明鄒臣虎曰章內一殺字要上看人一有好殺之心則殘愈多而殺愈不可止惟人曰善人則一點慈祥愷悌之心足以化人而之善而又歷之百年之久則殘暴之人若為善良所勝而移易其故習者何刑殺之不可去乎善人百年二意俱重明唐荆川曰勝殘去殺不分二事勝去殘暴則殘人既消自可

不用刑殺也亦可如幾致刑措之幾字善人二句只宜直述
正意俱宜在誠哉句發揮

明馮琢菴曰勝殘者君之善足以勝民心之惡也善人之心與
天下貫注故能如此誠哉句是信天下之善司于一人之善
深入之善由于久道之善也

明張侗初曰誠哉是言思善人也為邦百年善人之久道也

附覽新奇說

明蘇石水曰三十年為一世若的真為邦至百年方見效豈聖
人思善人之心善人為邦百年分明是說善人為邦便為百
年之計如云利在一時無為也利在萬世則為之是也如此

體認方合書脉

明王弼州曰人因百年字遂加父子相繼等語看書如此之呆
何也人有一日善政亦可百年只是說流風善政之久耳豈
真為邦百年哉

如有王者章

宋朱子曰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
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
之不然

宋饒雙峰曰此仁字與他處不同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
底意思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節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卽化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旣格然後東漸西被朔南暨北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之仁宋胡雲峰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

明蔡虛齋曰不可謂王者受命而興謂之聖人受命而興則可旣是王者不消言受命而興矣仁字主王者是其布之天下者也

明林次崖曰人身必血氣周流貫徹無一處不到方是仁若一處不到則痿痺而不仁矣天下必教化周流貫徹無一人不被方是仁若一人不被則教未洽而不仁矣

明丘毛伯曰就一人而言王者之精神血脉無不流通方是仁就天下而言王者之禮樂教化無不融液方是仁然積之不厚則入之不深被之不溥故曰必世後仁

明黃羽玉曰人身手足痿痺謂之不仁以生氣之不流貫也王者之仁大化浹洽至治熏蒸人自洽其本心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此等治化全在王者純心潛孚默化得來而非特恩

惠之浹而已王者不必就易世說

苟正其身章

宋饒雙峰曰從政與爲政不同爲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
夫子此言蓋爲大夫而發

明王守溪曰從政所以正人正人自正身始下二句反言以足
上意

明唐士雅曰當時政在大夫壞法亂紀殊甚故發此言從政內
有正人意在據前康子問政幾章正人通指民說

明郭洙源曰夫子此論有激于當時大夫而發說者須切時事
方有情正身不悖綱常不乖憲度是也不能正身反此正人
只單指民言更好

冉子退朝章

宋馮厚齋曰臣見君曰朝故其廷謂之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
臣之見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稱也

宋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
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以夫子之言推之意古者大夫雖
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哀公十三年
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
以告矣

冉有所言實是國政非家事夫子亦知是國政但是時季氏

專魯政不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也
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云正欲開曉冉有使知國政之不
可私議於家也冉有聞此當愧汗浹背矣夫子明知冉有所
議是國政乃陽為不知而以為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指的是
昭陵乃陽為不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私
議於家魏徵欲太宗知不望昭陵而望獻陵

明霍渭崖曰夫子一言立主臣之防全在一事字當時家國不
分臣行君事主僭者自認為出政輔僭者亦認為輔政久相
迷溺恬不知怪故將政事來分辯一番今僭偏者知國有政
家無政事出于國即事為政政出于家即政○亦事家國嚴
于分別則名分自爾肅然矣

胡沈蛟門曰夫子非佯為不知正在事字政字上定諸侯大夫
之職即作春秋書法之意欲使此義不晦于天地間耳季氏
冉有所議本是國政當時俱恬不為怪家臣得聞國政于私
室老臣不得聞國政于公朝專政之罪漸不可長夫子心悲
國之降為家也政之改為事也政逮大夫只可稱事若稱政
是二君矣故顯揭之以警季氏悟冉有也宜云魯國之政今
止為季氏之事也若知是政則雖不用吾之叅畫亦當議之
于朝使舊臣俱得與聞纔見季氏公忠體國而柰何私與爾
謀之也哉此季氏所當亟還者也直詞嚴義正尊朝廷辯名

分之意也

明焦漪園曰議於公朝恐爲公論所屈而不敢發且或幾事不密而害成也

明張洪陽曰當時季氏恬然不知政之不當議於私門冉有亦恬然不知議於私門者當是事不當是政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悟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間耳此便是作春秋心事

明許鍾斗曰分明見公家之政久已旁落特其事而已何有政乎但須說得含蓄吾其與聞便有獻可替否有裨魯政意在

附覽新竒說

明郭洙源曰此章口氣只宜渾渾說去其事也不必說出季氏來此章始終全無季氏字若說是季氏之私事便與季氏作個對頭了便非夫子說出言語

定公問一言章

宋饒雙峰曰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子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喪邦亦不可又如惟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不令分毫有偏

宋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知媚已之人爲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少悛而魯其

或興也惜乎文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

明蔡虛齋曰爲君難一言可以興人之邦言莫予違一言可以喪人之邦

明張侗初曰定公論興喪只求之言聖人論興喪却在爲君上指點故曰不可以若是其幾曰不幾乎都是警醒爲人君當身處

明解大紳曰公問一言可以興喪直戲耳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見徒言不能至也惟心會其所以言斯興亡之關紐決焉非興亡于一言也乃興亡于一心也心之難易卽興亡之幾只在爲君二字予無樂爲君者以其爲之難也然知其難何不以難爲之樂其言莫違者欲易于爲君而不知難以爲之者也是興喪兩幾決于心之難易也知難句不必填祈天保命語莫違句不必填君驕臣諂語蓋知難卽致治之基而莫違卽驕諂之象也如字與幾字相照如此不幾乎興乎不如此未有不至于喪者須體貼幾字之義得聖人告君意爲佳

明王龍溪曰此章總以君心爲主心之敬肆乃邦之興喪一大幾須抑揚重興邦上若不顧言之善不善而一味莫違則驕縱淫荒未有不至喪邦者也篇中只惟其言言字是君之言

其餘皆是人言

明蔡曦伯曰如知非徒心上曉得實是惕然警省凜然擔當註戰兢等語總在知內卽此知難則知無所不難如知二字有

一旦喚醒之意
明霍渭崖曰幾字前云必期其効後可云必期其禍乎只是庶幾之義

明湯海若曰以君道之難而臣欲爲之旨難故亦不易如此歸重君說

明唐荆川曰如其善句輕重下莫之違一段蓋言之不善是有

及社稷生靈矣豈不幾于喪邦若說不善莫違而君從此日驕臣從此日諂不思君而喜人之莫違卽是驕也臣而莫違違若卽是諂也豈俟莫違之後纔成驕諂之風而喪國也

明王觀濤曰唯言莫違正是爲君可樂處如其善二句輕不過引起下文云只如此亦似無害

近者悅章

宋張南軒曰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宋黃勉齋曰此非有意于求其說且求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悅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

政

宋陳新安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媚於民而求其說也遠者聞其風卽聞近者說之風也

明蔡虛齋曰聞其風不必依新安謂聞近者悅之風也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兩句平說

明郭沫源曰輦轂之下可以形占故視其悅四方之民第以神往故視其來講中只還他近悅遠來而被澤聞風意使隱隱在內乃是上乘之識若另添出一段被澤聞風等語便少渾

融
明吳無障曰近民可悅而非有大慰其心則不能使之悅故近悅政也遠民可來而非有以傾動其心則不能使之來故遠來政也只如此開開說

明湛甘泉曰近悅遠來言爲政者當使民如此却不是效然使之如此必有致之者矣被澤聞風在言外聞非聞近者之悅乃是聞爲政者之風問政而告之以此有引而不發之意
明董思白曰卽近悅矣而遠者不來亦是政之未善

明湯養仍曰此章以悅字來字爲主作文只開開講政在近悅而遠來不作效看蓋近不易悅必有所以篤近者遠不易來必有所以舉遠者須體會聖人口氣不着事迹講纔是法有

欲重近悅說謂遠者之來當自近始甚牽強難從看承文口氣便見

附覽新奇說

明李九我曰德著於近而行於遠故欲遠者之來當自近始只重近悅上明感動之妙不自外來也

為莒父宰章

宋張南軒曰欲速則期于成而所為必苟故及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

宋黃勉齋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

宋饒雙峰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纔要速或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

明蔡虛齋曰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速得譬如十日之程一日一程行得盡時自然到今一二日就要到必敝車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註急遽無序此句尚在欲速內○為政須以遠大自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若見得民略能自立不至為餓孍略斂戢不大為惡便說治已至了則其治僅至小康而止耳安能至

於遠大

明董思白曰聖門之學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夫子直教他無欲速無見小利而已非豫計其不達不成也下二句不過指出其弊以見其不可耳如謂不達而不可欲速將達則欲速乎如謂大事不成而不可見小將成則見小乎欲達之心與欲速之心奚以異欲成之心與見小之心奚以異豈所以言王道也

明顧涇陽曰全要看欲字見字雖是外面事俱就心上說上二句要說得實不要說得空下二句只是再申其意而已非推原口氣上虛下實之例要辯須一直說下纔得文氣徑捷

明黃羽玉曰欲速見小雖是兩件事其實只是一件事如今欲速的人一時行不將去自是略有所就便看在了惹欲速者所見自小也

明郭青螺曰欲速是躁心見小利是隘心是爲政大病痛豈惟爲政凡人孰不犯此二着纔做一事便要速成便求小利其究也草率疎略中間不勝其牴牾而無窮事業竟阻于尺寸尋常之小效是不達不成之說也

明焦漪園曰景帝欲諸侯之速平而吳楚叛文宗欲朋黨之速去而訓注橫太宗見斗米之三錢而功隳於遼左貞宗見弭兵之小利而卒荒於封禪此非欲速見小之明戒也哉

莒父考

按大明一統志青州之州一爲莒二百七十里

直躬章

宋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直之常也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爲直也如學以自脩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伸一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爲直也葉公徒知一偏一曲之異乎人者爲高夫子期合全體大用而觀之也夫一偏一曲之高非不足尚於正理一有所虧尚何言哉

宋饒雙峰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以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爲直集註順理爲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

宋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徒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

明蔡虛齋曰葉公已自許其直矣故只云而不曰如何其意蓋謂莫親於父猶且證其惡則其直也爲何如○隱與直正相反夫子此言非指隱以爲直也只是隱其所當隱於天理人情爲正故曰直在其中直便不隱而此以隱爲直者直之權也

明周季侯曰直者率其最初第一念而出之者也纔落第二念早已有轉折矣若父子相隱卒然夢魏之中亦自如此不必着擬議而後隱也故曰直在其中注不求爲直四字說得直捷醒快

明郭洙源曰中字指心言父自然愛其子子自然愛其父故互相容隱不過求其心之安耳心安處便是直故曰直在其中蓋隱者不取直于外惟求自歎于中也

明王荆石曰理合如此便是直故曰直在其中蓋天下原無天理外之人情也勿把天理人情平說

明蔡曦伯曰亦不必用天理人情字貼說直與曲對當隱而隱絕無委曲何直如之蓋無心于直而直卽在相隱之中矣然要知相隱中自有義方之訓幾諫之道在但不以聞于人播于衆故曰隱

明高中玄曰聖人之道虛靈活潑不滯方隅是故不以無不知爲知而以自知爲知不以無不言爲直而以隱爲直蓋徑指

其精魂所在形魄不足言也後儒于虛靈處為之填實其去
聖人遠矣

明孫淮海曰夫子謂直在其中最有味不是就以隱為直也言
有直以成其隱也

明劉允陽曰父子互相容隱乃順此自然之心而發之直其心
而自直其身也若證父攘羊乃矯揉此自然之心以博攻訐
之名徒知直其身而不直其心也

直躬考

按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
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
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
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
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韓非子曰楚之有直躬
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曲于父執
一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居處恭章

宋饒雙峰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貌上著箇恭及
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鹵莽所以
著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偽所以
著箇忠

宋黃勉齋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爲道孰外乎此

宋饒雙峰曰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僞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

或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

明林次崖曰居處是主一身言不專指靜蓋恭主容若謂居處是靜則是居而容非燕居申申矣居處恭持身之敬整齊嚴肅是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忠該得信爲人謀而必思此忠也與朋友交而有信此忠也

明蔡虛齋曰雖之夷狄居處不可不恭執事不可不敬與人不可不忠也曰夷狄舉重以見輕也夷狄且然况中國乎

明劉允陽曰聖人論仁只在日用事物上操存此心居處執事與人盡一生之槩矣當以心作主心中無一毫夾襍走作在居處名恭執事名敬與人名忠而總之在體體爲仁不可須

史離焉者也

明郭洙源曰不知恭卽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卽仁則無之非仁是合恭敬忠之心以成仁非以心之仁分爲恭敬忠也
明羅近溪曰恭敬忠總是一箇心在居處上叫做恭在執事上叫做敬在與人上叫做忠若云把恭敬忠來檢束此心方能仁則心一物仁一物因三者而後心存因心存而後仁支離矣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又合變言之見得不棄此恭敬忠者卽在夷狄亦然顛沛必于是也不是只泛泛說無時無處而不然也

明徐岩泉曰居處三句全是管攝此心守之之法蓋人未有箕踞放肆虛僞相接而其心不走作者此日用最淺近的工作樊遲粗鄙未便能到粹處故以此告之末三句甚言當無時無處而不存心意

明李衷一曰仁渾然而已無可指名試看恭敬忠時心中無一毫夾雜走作卽此是仁不是持此以檢衷此心方是仁

明王觀濤曰恭亦是根于心而發之容敬雖主于心而亦寄于事不可截然齟中外說○只說到處要恭敬忠無時無處可棄得雖之夷狄必于是特甚言之耳

明薛方山曰這個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總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

茂處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

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宋輔慶源曰志存於隱而才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疆故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爲而其才患在無所能爲行已有恥是其志有所不爲也使不辱命是其才足以有爲也惟其志有所不爲然後其才足以有爲也

宋陳新安曰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已有恥爲本也

宋朱子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

宋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宋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爲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

宋胡雲峰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爲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爲而才足以有爲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爲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宋朱子曰硜硜小人亦可爲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

日語矣

宋馮厚齋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或問程子謂子貢欲爲皎皎之行是如此否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章却是他大段平寔了渠見行已有恥使不辱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寔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却間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

明蔡虛齋曰人之志患在無所不爲人之才患在無所能爲行已有恥志有所不爲也使不辱命才足以有爲也本末兼全士之爲士如此○夫才行俱全此士之上也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則次之蓋能孝能弟則大本立矣然止於能孝能弟而此外無復才能之可稱比之才行俱全者不及矣○言必信所信者雖不管是不是然猶知有信也下此則言誕矣行必果所果者雖不管是不是然猶知有果也下此則行縱矣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

明楊復所曰大段士之品有三等才節兼全上也有本無才次也才與本俱不足斯爲下矣行已有恥只一有恥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都在裏了不辱君命只一不辱上不負

君下不負所學都在裏了不辱君命本於行已有恥來二者
兼得而士之明體適用之學舉矣

明郭洙源曰不曰持已不曰守已不曰立已而曰行已此蓋不
在株守一身上論凡已之運用推行處皆要有一箇恥心以
砥礪也不辱君命則才足以有爲夫士以才行爲先有此才
行便爲體用合一之士此士之最上一等者上士也若孝弟
止于一家必信必果止于一身此拘方之儒非適用之學也
故曰次曰又次爲其無益于人之國也觀隱居求志行義達
道爲未見其人便見此章是聖人重適用之學如此立意頗

冠雅正大

明周季侯曰子貢於爲使自其所長故夫子從根本上說起
重行已然語意仍自平平說去大意謂人能行已有恥却又
使命不辱則其才華與根本相合定非止縱橫通遠之局而已
故可謂士

明馮其區曰通章只重行已使四方卽已之行處不辱命卽是
認國之辱爲已之恥也孝弟是已之行於家鄉而有失倫不
敦之恥也信果是已之行於應事而有樞機不慎之恥也恥
者不爲不欲之真心無之非人矣以硜硜留天地之心以小
人藏君子之脉故不曰小人而曰硜硜然小人哉

明鄧定宇曰行已所包甚廣有恥者有所恥而不欲爲也有所

不為不是全不為是操行之際常提撕一點恥心以綱常名節自砥礪凡蕩閑踰檢疚靈明愧獨知之事皆有恥而不為不辱君命亦本恥心運用有招不來麾不去不依阿澆恣以喪節蒙羞不專指應對亦不重才說

明柯立臺曰宗族鄉黨之稱不是迎合以要名實實知他有聚順之情故稱孝有克讓之忱故稱弟二稱字要見他有實德完此孝弟立身之大本已植亦行已有恥中之第一關鍵也明張洪陽曰信果非可病病在二必字硜硜小人勿太說壞了蓋員融則變化無方故為大小拘泥則執一不化故為小人此皆于行已中不失此恥故稱次

明鄒東廓曰今之從政節不是子貢屢問屢下子貢見得如今從政的人外面有才根本處皆已不存子貢起初問士胸中便見今之從政者都是尚才不尚恥的及聞夫子之言遂云今之從政者其實胸中亦有不足今之從政者主意到此為之一證耳斗筭少不得是個器便就有用能的意思口氣說雖是有才大本已虧其餘不足觀也已

明宋潛溪曰不徒曰小人而必曰硜硜然小人蓋不與小人肖其情而與小人類其象也不然彼必信必果小人有之乎卽一然字可味

明鄒臣虎曰春秋人才亦極一時之盛只是行已有虧作用處

出之無本耳夫子曰斗筭卽譏管仲器小之意勿謂聖門所棄便爾一筆塗抹也

〔附覽新奇說〕

明姚承菴曰子貢人品甚高豈是每問愈下渠見當時從政者以士自命心竊不滿焉故先問士夫子說行已有恥而次以孝弟又次以信果則知士所重在行誼至問今之從政而第曰斗筭之人子貢之疑釋然矣

明袁了凡曰賜也達其才足以有爲而夫子欲其不爲故教以有恥

明王弼州曰當時之從政者自負有通達經濟之才子貢之才正與他稍稍相似便以士自負而有爲士之問夫子已窺見微意故先以行已有恥規之通章只重行已有恥更不論才分明是懼子貢入于今之從政者而言此以正其趨見士弄行誼果不足列于士君子之林也通章主重行誼上說兼重才者甚謬

明李滄溟曰行已有恥是研幾克己學問他反觀內照念慮間纖毫差失不肯放過行己如是則其積中發外之實所以感孚乎人者有出于言語之外者矣故其使於四方言焉而無不信蓋人之所以重之者以德而其所以爲國重者亦以德乃所謂不辱君命也若無感孚之實而徒以辯給取勝豈得

謂之士乎子貢之才優於使事他以能言爲不辱而不知行
已有恥是乃能言之本故夫子言此以揀其失

宗族考

白虎通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
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
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
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
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
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
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
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
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韻會云漢書顏注祖始
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也古者大宗小宗大宗百世
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又流派所出爲宗○族者何也族者
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
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
疎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
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
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
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

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
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也

〔斗筲考〕

按文選班叔皮曰椽椳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
王之重○良註曰筲竹器容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
丈夫焉能久處斗筲之後乎○谷永傳永斗筲之材師古曰
筲竹器也斗筲喻小而不大也○留青日札云斗筲斗十升
漢志斗者聚升之量筲本作筲陳留曰飯帚宋魏曰著筲一
曰飯器以作為之今俗名竹飯器曰筲箕是也

不得中行章

宋張南軒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

宋朱子曰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
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

宋饒雙峰曰狂狷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有進取
之志狷者不為非理之事雖有病處亦有好處尚可教以中
道若徒謹厚者只是怕事底人雖不為惡亦不足與為善反
不若狂狷之可取也○或解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裁抑
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
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
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跂而及中則皆

近道矣

明蔡虛齋曰狂狷自是病痛字面似不若謹厚者之無過然狂者則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有恁好處可成就彼謹厚者特怕事底人雖無過可舉其實不足以有為故聖人略之而獨有取於狂狷○進取言其有向上之志有所不為言其有能守之節進取有所不為不猶愈於謹厚者乎進取卽志極高有所不為卽守有餘

明林次崖曰志極高而行不掩知未及而守有餘是備解狂狷之爲人進取有所不為皆就狂狷好處說正聖人所以思他處

明湯霍林曰此不是說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狷蓋道德中行而後可傳中行不得而思狂狷正爲其可以爲中行也不要把中行形容狂狷不好聖人實見得狂狷好處

明周季侯曰諸生謂道脉托于中行夫子之思狂狷正是欲進之于中行予謂如此說亦不礙理却看得狂狷淺了吾意夫子此論直是剖判出千古任道的派非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千古道派除却狂狷兩條更無站脚處中行學問須是養成不是一起便到得故從來聖人俱是狂狷做的不得中行者言中行不易得非謂時代之降無中行也夫子以狂狷兩路收盡世間有道種子又以狂狷兩路絕盡世間假冒種子所

謂與之者言以千斤擔子交付之也這擔子非狂者擔當不成非狷者撐扶不住蓋斯道的派斷斷不在世間窠臼之中拘拘名義之套也

明唐荆川曰狷者氣魄大矯世獨立更不畏人非笑若謹厚之士拘拘謏謏多是畏人非笑今人所謂狷者大率多是謹厚一輩人不惟中行假冒并狂狷亦假冒去矣

明蔡曦伯曰進取不為字面不宜別討只宜按中行上說方得旨竅蓋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進取取此中也不是取之天地取之聖賢的說話狂者志高是心神不落偏小卑暗於中道進得直捷而易取以其行未得故謂之取狷者有所不為不為不中也不宜泛講他操持一箇自潔底念頭視世間歪邪事決不肯為但局定執住之意未能克拓去耳

明王荆石曰思狂狷卽是思中行狂者有氣魄狷者有筋骨俱得聖人之心故可以傳道

明陶谷簣曰進取如湯取堯于商文取湯于周孔取文于春秋皆取也狂者洞見古今之一心從心而取超然獨往有自我作古之意非進而取法之也但虛願多實力少耳

明郭沫源曰有所不為則其所為者可知有所二字最可味夫子正取其有為非謹願自守而已也

明丘毛伯曰必也口氣要在中行上體認若曰嘗見中行之造

其惟率其真狂真狷之性而極爲陶鎔以至此故中行而下
必也狂狷乎進取以志言不但取于鄉取于國取于天下而
直進之千古不爲以節言不但不妄爲不敢爲不屑爲而直
慎之毫髮只說狂狷好若行不掩智未及却說他不好非夫
子思之心

明耿楚侗曰狂者行常不掩不似今人言清行濁言行都不相
顧只是他應用施爲未免疎漏耳造就裁成來于斯道便擔
當得起狷者雖是規模窄隘然視世間不潔的事真是不使
加身使涵養擴克一步便可靠他撐持得住夫子所以思之
若謹厚之人委靡不振只自家安頓一身則可如要他興箇
志念進于聖賢終是靠他不得

南人有言章

宋輔慶源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
雖賤伎然必有恒乃可爲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
享治疾病而無恒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善
之其所以警人者深矣

宋朱子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不占而已此只
是不讀書之意

宋胡雲峰曰易爲占筮之書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恒卦九三
爻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者由平日不占而已矣

明蔡虛齋曰無恒無常心也人而無恒凡事皆不可獨言巫醫者南人俗語云耳若此意出于士君子則不專指巫醫南人之言非以巫醫爲小蓋以其重也

明林次崖曰南人似專指爲巫醫孔子稱之曰善夫則不專指巫醫矣蓋無所用而可也

明馮具區曰起就方言點醒却又拈出聖訓俱要得慨然發想惕然做動人意恍在言外方妙一無可作自進於羞正以此點動人良心末句與弗思耳口氣彷彿要說得醒發不得煞講

明秦他石曰此卽夫子致思有恒之意不拘拘於戒人無恒也口氣如云恒德一喪無事可爲奈何不警于易辭而以無恒爲戒哉通章只是一意莫把立業遠羞作二項分看

明李衷一曰恒是聖學始事人多把做不從業看悞了此是夫子借南人之言以起不占意非是引意以證人言也

明王守溪曰這恒字是恒德卽孟子所謂恒心也一切浮念皆無常惟真心有常故名曰恒

明郭洙源曰不恒二節舊以承羞作外招羞辱之事大差蓋此是論自己心體之失且未論到外來羞辱之事何如只是自家本原真體既盡斷喪縱人不我責而衾影抱慚自覺愧天忤人真有難對人言者故曰羞蓋卽此一點羞惡之心便是

良心萌動而有恒之機也

明楊復所曰占者卜也易之占詞原是人之所以卜休咎驗榮辱者人不以榮辱之機自卜驗于此心此所以有差而不知羞有恒而至無恒也不會占只重取羞不重占上

明陳白沙曰占不是占玩易辭只要體勘已心自心考卜之謂分明是吾心無言之易也心易之真占也

明吳無障曰不恒其德二句此占辭也不占言其胸中未嘗有此占辭殊無警省之意

明袁中郎曰說善夫不占處須得徹人意乃佳此句與弗思耳口氣彷彿

明唐荆川曰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著布卦乃為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為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矣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醫巫之可謂乎

明王弼州曰看子曰二字非是別易詞亦擊節更端歎人意

按緇衣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恒不可為卜筮龜筮猶不能知無恒之人而况於凡人乎

巫考

皇定古今全 論下卷廿九

按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無雩國有大
災則帥巫而造巫恒○國語在男曰覲女曰巫

醫考

按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衆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
疢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
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
爲下

君子和而章

宋張南軒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其
私則不能和

宋黃勉齋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已何不
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所以常同樂忌刻所以不
和

宋馮厚齋曰和如和美異味而相調爲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
無分別也和與同近似而公私不同

宋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刻之意其
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
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
今如出一軌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
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

至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辨可以苟同小人是這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分爭而不和也

明林次崖曰和與同相似其實不同和全在義理上同全是私意和是以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為是彼亦以為是其心全在於道此唱彼和不相違背同是以意相徇吾意所是彼亦以為是更不論道理是與不是

明蔡虛齋曰言君子是和不是同小人是同不是和不同即在和中看出不和即在同中看出無兩截意後面驕泰亦當如此看

明唐荆川曰和同相似而相反故夫子直究其情狀而言之不得專祖晏子之說和與同關着世運大局面故特為人指出如晏子之和則和字當作去聲看

明茅鹿門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明丘毛伯曰此和字就心相合說與周比就用愛說者不同天下惟天理為最合惟人情為最睽君子從天理起參伍與人心合處是合以理是和的不是同的小人從人情為唱和與人心合處是合以情是同的不是和的要見相似而實不同



處

明楊復所曰此一章重和字君子是和不是同固見和小人是同不是和益見和之真也

明柯立臺曰若說相濟爲和則小人亦有參商時節若說雷同爲和則君子亦有倡和時節惟外貌無一毫不肖而中情皆馳所以不可不辯

明郭沫源曰發皆中節爲和和如太和元氣流行無心于異無心于同率性之道也君子之和是率吾性體流出故無人不可諧而我不必與人諧小人只是任情識任意見而性體流矣雖與人投合皆必乖之端只是同而已同如兩物合同終覺形迹不化

明王荆石曰君子卽亦終是和小人卽和亦終是同須如此看比周和同驕恭皆毫釐而千里者

明陳白沙曰和雖與物無忤而自有節制勘量之意此一字便是君子與人之道正當無弊其曰不同者言不如小人之同耳非待加不同二字方能足和之意也

鄉人皆好之章

宋輔慶源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爲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

容之行矣方可別其人之賢也

宋真西山曰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為賢必矣

宋馮厚齋曰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詞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惟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

宋蔡覺軒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

明蔡虛齋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可謂賢乎子曰未可也蓋鄉未必皆善人也安知其非同流合汙乎然則鄉人皆惡之何如可謂賢乎子曰未可也蓋一鄉未必皆不善人也安知其非詭世戾俗乎必也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為善者所好則可見其有好之實為不善者所惡又可見其無苟合之行斯可謂之君子矣乎

明周季侯曰皆好皆惡中斷無人品未可還是斷然不可蓋由子貢第一問則假中行出世由子貢第二問則假豪傑出世從氣類上仔細剖判方纔有箇真正人品出來

明顧涇陽曰皆好一問已隱隱失足入鄉愿窠臼中矣又問皆惡非本意也夫子以善不善答之鄉愿便無立脚處

明王觀濤曰子貢但稽其好惡之同 夫

子却稽其好惡之類只在混與別之間未可是未定意與不可不同前之未可安知非同流合汚後之未可安知非詭世

戾俗

明郭肇脩曰兩何如俱就好一邊說皆惡根皆好來言鄉人既無公好決無公惡所好者既不賢則所惡者必賢也

明黃羽玉曰夫子不欲據鄉評者以春秋多鄉愿一鄉之好惡不可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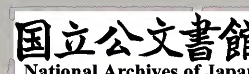
明楊復所曰不如鄉人之善二句亦不是兩平分看蓋君子必欲人同善小人之心欲人同惡要必以鄉人之善者好參之

以不善者之惡兩下相合參看起來然後知道這是箇好人明李九我曰善者好其同已不善者惡其異已故合之則人之

有善無惡可知

明吳無障曰不善之惡本是無心却君子採之以觀人便成在我之公此見聖人藻鑒之妙

明羅一峰曰人品之辯每于其類焉卜之吾之善類于善人未有不與之相孚者吾之善不類于不善人未有不與之相忤者故合鄉人之善者與鄉人之不善者而人品以辯合善者



之好與不善者之惡而濬鑑自精

胡蘇紫溪曰子貢之意但取其好惡之同夫子之意先辯其好惡之異取其同未必無偏辯其異而復相參焉其人品乃定

易事章

宋朱子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奉他故易說

宋馮厚齋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

宋輔慶源曰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已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已君子貴重人才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明蔡虛齋曰公則難悅恕則易事事自我事彼而言悅自彼悅我而言○難悅者亦宜其難事也及事之却又易易事者亦宜其易悅也及悅之却又難

明林次崖曰難悅悅字亦當就悅君子者說蒙引是就君子說了公恕字宜下文用之若首句先說破則不消用下文矣

明湯霍林曰不悅非欲抑奔競與他心裡自然不投器之非因材造就他心裡自然樂取俱心之本體自然而然

明李崆峒曰君子之心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人之心如谿谷必使人困頓顛覆後已

明王荆石曰此章以君子作主勿用公私恕刻字貼說只重本文一道字君子不求順己而求順道故我不爲天下用而善用天下若不以道而悅是開倖門使人不以道又塞賢路此豈居人上之體小人只拖說勿兩平看

明馮具區曰不是說易事而又難悅易事處正是他難悅處難事處正是他易悅處蓋人止這一箇心以這箇秉道的心何才不容以這箇不秉道的心何才得庸非此處是這心到那處又另是一心也

明鄧定宇曰悅以非道恁是巧佞百出不能中他却到使人又畧不求備此是易中影出難來難中影出易來有相形互見之妙不比別處兩開峰口氣小人亦然

明王龍溪曰器使處亦是他萬物一體之愛如目視耳聽手持是行苟可以共成吾事則已矣豈必責備此皆是至公處恕不足以盡之

明郭洙源曰易事難悅與下文一氣說去若做解說上文便似推原易事難悅亦是就人看君子如此君子亦不自知也恕刻公私四字脫化不用爲是

明陸葵曰曰易事而難說總只是箇忘已難事而易說總之只是個有已忘已則巧邪側媚不足以動其中而片長寸善苟可以集天下之事收錄之罔棄有已則惟求以適已之欲而

任私自用視才器皆無可庸者此其心胸器宇迥然不同
明呂涇野曰不悅是人自不能悅淮南云人主執正持平如從
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正是此
意

明柯賓明曰器之謂因材造就尚是第二念君子之心萬理咸
備隨其所投物各付物不違其則所謂明於庶物盡人倫之
至

恭驕章

宋胡氏曰循理者恭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
貧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恭小人惟欲之逞貪
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

宋張南軒曰恭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
恭恭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恭者亦有之蓋雖制
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宋胡氏曰驕與恭相似大學曰驕恭以失之章句謂驕者矜高
恭者侈肆此則以恭為安舒驕為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
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

明蔡虛齋曰君子之恭非有意於恭也君子循理內省不疚則
自然心廣體胖故恭小人一下得志便縱欲逞氣而驕矣豈
恭耶全是理欲之分故恭公而驕私

明林次崖曰恭與驕亦相似而不同恭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勢者氣象道德克於中心和而氣平心廣而體胖恭也才勢迫於已作意氣作模樣驕也恭訓安舒安者從容自在無倉皇之態舒者寬舒自得無急迫之態驕訓矜肆矜者好高自大是負才能勢位氣象肆者放恣是溢乎禮法之外明周季侯曰和同周比從處人言驕恭就處已言驕恭俱有克然自足之意却細看自不同此小人亦自立門墻之人凡居之不疑逍遙自適俱是驕一分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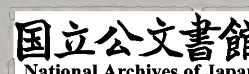
明郭沫源曰不驕即在恭上看出不恭即在驕上看出無兩層意恭是心逸日休驕是志得意滿恭者亦有浮雲富貴睥睨聖賢之時總為天理寬閑驕者亦有凜冰競切抑抑不

大時然不離人欲盈溢皆從心上說不着氣象上說

明霍渭崖曰總自心體上論恭是日休之心覺此心出入宇宙驕是日肆之心覺宇宙不容吾身而莊莊之自然作色以凌物又恭驕之所形也若云氣象則無小大無眾寡無敢慢亦氣象乎

明方文伯曰看驕恭以失之疑恭與驕類却只在有心無心上分別小人縱着意強制畢竟不是自然而然

明丘毛伯曰此是辯恭之真恐世人不察以宏雅博大之儒與無忌憚小人同觀故重辯恭不重辯驕二句詞平而意串



明孫淮海曰恭者以理自適驕者以欲自縱以理自適便是坦蕩蕩故不驕以欲自縱便是常戚戚故不恭

明焦漪園曰恭無心驕有心恭從道德生來驕從勢利生來君子氣象從容似乎驕者然却是盛德之形容恭也非驕也小人氣象舒徐似乎恭者然却是氣盈志滿而苟若無人驕也非恭也都在氣象上說其迹同其實則不同矣

明楊椒山曰問恭何以似驕曰古人之貌必莊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莊以蒞之但莊得自然故曰恭耳與小人之意滿加人作色凌物者易混故夫子辯之今人所謂恭乃是大學驕恭之恭

剛毅章

宋朱子曰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却有奮發作興氣象○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求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像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

宋王氏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

宋胡雲峰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明蔡虛齋曰夫子意謂夫仁人心所必有者但柔脆者有物欲

之累華辯者有外馳之失其去仁也遠矣惟剛而有立毅而有為木而不華訥而不佞則不屈於物欲不至於外馳雖未得為仁然於仁為近也

明林次崖曰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此全是天資聖人言此示人當因是而加學問也

明許穎陽曰仁人心也四者真心未漓本質用事故曰近仁若加以涵養工夫則不謂剛毅木訥即謂之仁矣

明陳如岡曰註中質字分明是體質不是資質何為體質吾人之真心未漓是也人心之初本自不靡原自剛毅本自不華原自木訥緣此心染着世味為物欲所屈撓而剛毅假為紛華所馳逐而木訥浮矣故不漓不染自近仁

明李卓吾仁只是心心體不屈便常伸心體不馳便常存故近仁

明王弼州曰四者得一亦可以為仁而必列言其四者何也此見近仁之質多而何仁者之渺于見也此夫子欲見仁者之極思

明郭沫源曰近仁二字要看活只是深與剛毅木訥之意其實仁人心也豈可以近不近論乎

明王心齋曰仁是人之本心剛毅木訥與初心不甚相遠故曰

近仁非謂四者之人于求仁為近也註四者之質質字不是資質之質只以心之本質言

切切惻惻章

宋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惻惻者勸詳勉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許之害○聖人見子路有粗暴的氣象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惻惻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急地密宋黃勉齋曰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切惻惻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

宋饒雙峰曰切切惻惻怡怡如也只是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

明蔡虛齋曰既是情意懇到揭肝膽相照了又何至於賊恩蓋切切通就教告上說懇到則傾心吐膽言無不盡有苦切之意正是忠告處詳勉又是丁寧詳細之意

明林次崖曰切切惻惻怡怡如也作一句讀如也二字通承不可以切切惻惻為句

明張侗初曰士原是大涵養的人切切惻惻不過渾成圖畫朋友兄弟亦是自然流出肖物而付耳有分別處易見無分別處難知

明周季侯曰切切惻惻怡怡如是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意象來

告之下二語却又實體貼兩項來須索要切惇怡怡也切惇
以盡委曲怡怡以致淡洽切切惇惇怡怡一句要實實摹寫
講不得只落如字虛摹之套

明徐徹弦曰感人以心而猶恐其情有未孚則積吾誠以動之
若是其切切如也論人以言而猶恐其心有未悟則多其說
以導之若是其惇惇如也至若情有所當加言有所不當盡
則又和其顏色戢其詞氣以感孚之若是其怡怡如也此等
氣象與行行如也曼別皆自子路所不足者言之也

明鄒肇敏曰此章語氣上虛下實與能行五者同一章法蓋既
告以五者雖子張不問亦必點出恭寬信敏惠來此處切切
惇惇二句止是發端原非了語後二句方是實說註中恐混
於所施較多一轉

明郭肇修曰爲士在涵養德性性體養得中和不偏自然隨境
而應露于朋友處覺嚴切意多兄弟處覺愉悅意多此出于
自然而然耳非有心調劑之也

明黃鍾梅曰切切等總在德性上說不在言貌上說德性有一
段之懇惻爲切切德性有一段窾曲爲惇惇德性有一段溫
和爲怡怡此等德性皆從涵養中得來故曰可以爲士

明王弼州曰朋友兄弟是以義合立切惇之例以恩勝作怡怡
之準若曰所謂切惇怡怡者如此非局定切惇用于朋友台

怡行于兄弟也蓋士能由此養成則天下皆是心何論朋友何
論兄弟

明郭涞源曰朋友二句不是不混於所施只是徵時出之妙耳
當其處朋友而切偲出焉遇兄弟而怡怡出焉乃此心時出
之妙在已亦不自覺非是接一樣人而別一樣施也朋友亦
有怡怡時兄弟亦有切偲時

明夏官明曰世儒都把切切偲偲怡怡作士之涵養殊不知蓋
涵養在切切偲偲怡怡之前此以三者徵其中和耳

明李九我曰朋友兄弟云然者亦如朋友有信長幼有序皆本
來道理如此初無截定不容相混之意蓋此皆養成好德性

豈有賊恩善柔之理

明王守溪曰朋友非無恩也而義居多兄弟非無義也而恩居
多要須善看

明蔡曦伯曰此士是養成之士非草草者朋友二句可謂士矣
中已包有此意下又拈出言之以驗隨境自然之應也

善人教民章

宋饒雙峰曰善人即善人為邦之善人夫資好善之人也教民
非是專教之戰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
務農則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即戎之本也亦可者近可之
辭

宋陳新安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且必七年而僅可卽戎兵其可易言哉

宋馮厚齋曰古人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

宋胡雲峰曰教民本非爲卽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卽戎矣明蔡虛齋曰或曰親上死長似只承孝弟忠信意非也不使之深耕易耨則壯者何由得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且無德上之心而有救死不贍之患矣何以能親上死長不教之以講武則民之耳目不習於金鼓車旗身不習於甲冑手足不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節見敵未動而先潰鼓聲一聞而膽破亦安能親上死長耶故兼言之爲是

明楊復所曰善人教民全是躬行化導不爲卽戎計而禮義旣明人心自奮故夫子說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見得善人培植之功不惟可以養元氣亦可以壯神氣其功用裨益不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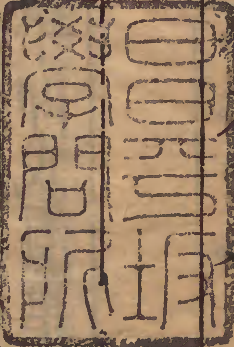
明陳國瓖曰教民非教以卽戎只是平時教誨他一旦有事驅之行陣則諳節制奮忠義而知方效死不亦可哉只論理可以如此非限定七年卽戎須重孝弟忠信邊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十一

以不教民戰章



宋朱子曰纔教他習武事後來所教之人更是生事其害不淺
 古人却先教之孝弟忠信而後驅之於戰所以無後來之害
 明王觀濤曰民豈生而習于戰所謂訓練之而因以生全之者
 端在教教則怯可使勇勇可使忠若用不教之民去戰則耳
 目素與旌旗不相習手足亦與干戈不相練而忠義更不可
 知是謂棄民于死地也

明董思白曰以不教民戰想亦世無善人故至此教字所

指亦廣

